

小说

平木记

●兀良哈·宝音图

巴雅尔阿爸常说，“木头的心脉顺着长，人生的道路要直着走。”他是大伙房嘎查最老的木匠，也是我最亲的邻居。我是听着他刨木头的声音长大的，“哐——哐——”像春天的犁划开黑土地，又像哈根淖尔的水在拍岸。他是在这片半农半牧的土地上扎下根来的异乡人。后来我才明白，他刨平的不止是木头，他更想把这份踏实传给其他无根的人。

嘎查在达尔罕旗西部，春秋秋收的垄沟切进草场边缘，勒勒车辙旁常见胶皮轱辘的深痕。巴雅尔阿爸的木匠铺就在这牧野与田畴的交界，离母亲湖哈根淖尔不远。从他那扇总敞开着的木门往外望去，右边是草色起伏的牧场，左边是平展展的玉米田。铺子用旧庙梁木和垦荒伐来的杨木混搭而成，风吹雨打后，木色深浅交错，像极了这片土地上交融的生活。

推开门，一股复杂的气味暖烘烘地裹上来：樟子松的清香，老榆木的沉闷气息，保养铁器的羊油味，还有炉上铜壶里熬着的奶茶香。最特别的是，梁上挂着哈根淖尔湖畔的艾草，散发出的淡淡苦香，是铺子永远的味道。光线从东窗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漂浮的金黄色木屑，那是本地杨木和柳木的碎屑，缓缓沉浮，像秋日打谷场上飞扬的谷糠。

巴雅尔阿爸七十多了，深赭色脸上印着深深的皱纹，但眼睛却像哈根淖尔湖一样，沉静而明亮。他不是本地人，很早以前从北边霍林河一带迁来，带着一身好手艺，看中湖边的林木，便在此落脚。大家都尊称他“巴雅尔阿爸”。

他能打合辙的勒勒车轱，也能修歪的犁杖；他能做雕花的小风马图案，也能做严丝合缝的朴素木柜。他的工具上刻着华丽的图案，墨斗里却装着中原匠人用的黑烟膏子。他常说：“好木头的头都是又直又顺。”

那年南边闹饥荒，阿旺是在哈根淖尔刚解冻的早春出现的。那天风很硬，巴雅尔阿爸正准备收工，看见田垄那头晃来一个瘦小的影子。近了，是个半大孩子，裹着破袄，鞋帮趾头，怀里死死抱着一个蓝布包袱。孩子走到铺子前，直直地望着炉火的光，腿一软就瘫在门框上。

巴雅尔阿爸放下刨子，将他半扶半抱着弄进屋里，让他坐在了炉边最暖的垫子上，又给他盛了满满一碗热奶茶。孩子手抖得接不住碗，巴雅尔阿爸便用手托着碗底，送到了他嘴边。

温热的奶茶滑进喉咙，孩子身子一颤，“哇”地哭了出来，

边哭边哽咽。巴雅尔阿爸就那样托着碗，静静等他喝完。

这孩子就是阿旺。家乡遭了灾，一路逃荒过来。巴雅尔阿爸向嘎查说明情况，嘎查看看孩子，又看看他，叹了口气：“留下吧，阿爸。哈根淖尔边上，多一张嘴，湖神会保佑。”阿旺便成了巴雅尔阿爸的徒弟，也成了嘎查里一户特殊的人家，一个蒙古族老木匠，带着一个汉族小徒弟。

最初的艰难是“言语”。巴雅尔阿爸的汉语零碎生硬，阿旺对蒙古语一窍不通。教学从认识木头开始。巴雅尔阿爸拿起刨子：“伊勒格(这个)，刨子。”推一下：“哈亚(去)。”拉回来：“和勒(来)。”他拿起有结疤的木头，指顺滑纹说：“赛音(好)。”指叫结疙瘩：“玛古海(不好)，要绕开，像湖边走路避泥沼。”

阿旺眼高手巧，学得快。他很快能用简单的蒙古语打招呼，能帮忙挤牛奶，也能下地薅草。但他心里有一股别样的劲儿，对巴雅尔阿爸那些慢工细活的规矩渐渐不耐烦。他觉得犁杖扶手太笨重，不如老家样式轻巧；觉得雕花奶桶不实用。他偷偷用边角料打了几把南方样式的带背小椅，刷上漆摆在外头，竟被邻村社员用几斤粮票换走。阿旺很得意，觉得自己找到了更“聪明”的活法。

巴雅尔阿爸看到后，沉默了很久。一天，阿旺急着做小炕桌，榫头没凿准，想用木楔和胶硬塞进去凑合。巴雅尔阿爸走过来按住他的手，拿过那个歪斜的榫头，又拿过自己刚做好的光滑榫卯，把两个都浸到清水盆里，那是他每日从哈根淖尔挑回的湖水。巴雅尔阿爸说用这水泡木头，木头脾气柔。

榫头泡了半晌拿出来。阿旺的榫头，打进去后，接口撑出一道细裂纹。而巴雅尔阿爸的榫卯，紧密咬合，浑然一体。

巴雅尔阿爸指着裂痕，又指窗外闪着银光的哈根淖尔，缓慢地说：“乌哲(看)，哈根淖尔的水涨涨落落，岸边的石头圆滚滚，抱得紧。凑合的东西像春天的薄冰，看着光滑，底子虚，太阳一晒就碎了。我们做东西，像种地人选种子，要实诚，得经得起春夏秋冬的考验。”

阿旺听着，望一望湖边那些被湖水磨圆的卵石，再低头看手里有裂痕的木料，脸上的得意之色慢慢褪去。时光流逝，阿旺的手艺传开了，尤其在一些讲究式样的年轻人中。他打的家具轻便、省料、样式新，价钱也灵活。终于，他嚷嚷着向巴雅尔阿爸提出了自己想多接点“外面活”的

想法。巴雅尔阿爸正给老柞木弹线，墨线笔直如犁沟。听了阿旺的话，巴雅尔阿爸的手没停，只“嗯”了一声。过了几天，他把铺子西头堆放杂物的角落清理出来，支起简单工作台说：“这里，亮堂。你的。”

阿旺的“生意”独自红火了好几年。他搬到嘎查东头挨近农田的旧土房，挂了小木牌。相比之下，巴雅尔阿爸的铺子显得冷清多了，只有刨木声和煮奶茶声相伴。不过，也总有人陆续赶来——老牧人修马鞍木件，老农人换耙子横梁；娶亲的，请他做一对香樟木的厚实木箱，箱角包黄铜云纹；谁家嫁女，求一张用传统“大牙楔”咬合，不用一根铁钉的炕柜，说这样的家具能压得住仓，像哈根淖尔湖给日子做靠山。

时光是最公正的匠人。不过三五年，阿旺那些“聪明”家具的病，在这四季分明、干湿交替的土地上暴露无遗。榫卯在干燥春风里开裂，在潮湿夏雨里变形；清漆起皮剥落，露出底下拼凑的杂木。找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名声就像遭遇霜打的庄稼，一夜萎了。他想补救，但手艺底子不扎实，心又乱，修过的东西也不牢靠。终于，在一个哈根淖尔上浓雾笼罩的清晨，他的土房门敞开着，只剩下歪斜的半成品和满地的木屑，人已悄然离去。

消息是来定做新马鞍的牧人带来的。巴雅尔阿爸正用湖畔的细沙打磨木勺。他握勺的手在空中顿了顿，继续在砂纸上划过，“沙沙”声均匀。他什么也没说，只抬起头望着东边阿旺离去的方向，望了很久。那里雾霭正在散开，露出如镜的湖面。

生活继续。巴雅尔阿爸刨木的声音依旧每日响起，沉静绵长，像湖畔亘古的风。那些出自他手的老物件，在湖风湿润的湿气下，泛出深琥珀色的光泽，木纹愈发清晰，结构越发紧密，仿佛与使用它的家庭、与这片湖、这片土地共生共息。人们想起木匠活计，总会感慨：“还是巴雅尔阿爸的东西，有哈根淖尔的根性，踏实。”

去年秋深，我离开嘎查多年后回去。湖边芦苇一片苍黄，风吹过，响声连绵。我放下行李，径直走向老铺子。巴雅尔阿爸更老了，背弯得像拉满弦的弓。他坐在窗边最好的光线下，用砂纸极其专注地打磨一个木钵。那钵形态古拙，口沿宽阔微翻，钵身圆润饱满，底部平整，木色温润。

“巴雅尔阿爸，赛音白嫩(您好)。”我轻声打招呼。他抬起头，眯缝的眼睛在皱纹里找到了焦点。他笑着说：“赛音，赛音。回来就好，哈根淖尔的水想着你呢。”他晃

晃手里木钵，说，“这个，就快好了。”

我问这个木钵是给谁做的。他说：“给阿旺的，前日有跑运输的捎来口信，说他……想回来看看。”

我一时默然。巴雅尔阿爸继续慢慢讲。捎信人说，这些年，阿旺在外头并不如意，人磨去不少棱角，沉稳了许多。他辗转托人，只问一句：“阿爸的铺子还在老地方吗？哈根淖尔的水还那么清澈吗？”

巴雅尔阿爸让捎信人带话，“哈根淖尔的水春天开冻，湖边的草秋天枯黄，但根子在泥底下活着。我的门一直开着，你回来看看湖水，喝碗奶茶。”

他不再多言，心神回到了手中的木钵上。秋日的阳光洒在他古铜色手背上。细密的木尘扬起，在光柱里如金粉飞舞。铺子安静极了，只有“沙沙”声，与窗外湖水拍岸的节奏应和着。那熟悉的“哐——哐——”的刨木声从记忆的湖底传来，混合着松香、奶味、与哈根淖尔的水汽一同将我深深淹没。

那一刻我忽然顿悟：巴雅尔阿爸用他近乎执拗的“愚直”与“缓慢”，践行并守护着一种超越技艺本身的智慧。这智慧，是对自然材质的敬畏，是对制作法度的恪守，是对生命的承诺。这看似最“笨”的“正道”，却让一个异乡人获得了最深的认同。

木匠之道，在“平”。心平如镜，则手稳如舵，木理自现，人生之路亦坦荡。这是手艺的归宿，是穿越所有机巧、抵达生命本真唯一的舟筏。

我离开铺子时，巴雅尔阿爸坐在夕阳下，他的身影如湖畔一棵历经风霜的老树。他手中那只即将圆满的木钵，仿佛能装下整个湖泊的馈赠与岁月的所有滋味。

几日后的一个傍晚，阿旺真的回来了。我没有刻意上前，只站在远处自家院墙边望着他。他的身影在暮色中孤单疲惫，脚步迟疑。他在巴雅尔阿爸铺子外的老杨树树下站了很久。终于，他转过身，轻轻地推开了那扇从未上锁、吱呀作响的木门。片刻之后，那熟悉的、舒缓的“沙沙”打磨声又清晰地传了出来。

晚风从哈根淖尔湖面吹来，带着深秋水汽的凉意，也带来芦苇成熟的芬芳和远处炊烟的暖香。我想起巴雅尔阿爸很早以前说过的那句话，“好的木头，像哈根淖尔岸边的石头，越磨越亮；好的人心，像湖底的水，看着深，摸得清。”

散文

请到科左后旗来

●白守双

大草原，鬼斧神工，妙笔生辉，把最美丽的一段给了科尔沁左翼后旗。

这里有大自然的传奇，有阿古拉湿地草原的神秘，有乌且塔拉红色枫叶的浪漫，有草甘沙漠的无聊……当你感到喧嚣、烦躁和无聊的时候，不妨来这里走一走，瞧一瞧，玩一玩，开阔一下眼界，放松心情，洗涤一下心灵。

来了，你随便装一瓶泉水，随便折一棵小草，随便摘一片树叶，随便捧一把黄沙，就会把大青沟、阿古拉、乌且塔拉和草甘带回了家。

大青沟内大小青沟纵横南北，呈Y型分布，大青沟已查明的植物就有700多种，动物170多种。据说大青沟有三怪。此处鸟类多达近百种，唯独没有乌鸦，此为三怪；沟内有碗口大小的蛤蟆无数，却从没有人听其声，此为二怪；有一种叫“羊山登”的鸟，别处都在沟坡上筑巢，大青沟内却于树上筑巢，此为三怪。这里是天然的动植物宝库。大青沟可分为三个景区，即大青沟远眺景区、三岔口漂流探险景区和小青湖度假村景区，在这里，骑马、漂流、射箭、玩卡丁车，任你挑选，任你畅游，任你遐想，诗与远方，快乐满满。

大青沟，已不再是一个景点的名字，它已成为一首诗的题目——这里有小青沟的荡漾，有篝火旁的安代，有“五兄弟”的衷肠，还有那绚丽玛女神的传奇故事。有多少人慕名而来，驻足拍照，诗行流淌。

阿古拉湿地草原，草儿青青，花儿朵朵。散发清香，令人陶醉。那里有双合尔山的巍峨，有白塔的神秘，有鸳鸯湖的清波，有蒙古包的炊烟，有马

奶酒的醇香，有牛羊的肥壮，还有达那巴拉和金香的爱情故事。

每年端午节“双合尔·楚古兰”活动最壮观。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活动以科尔沁民歌、好来宝、乌力格尔、搏克等赛事为核心，配套非遗、农特产品展览、摄影展、美食嘉年华、草原音乐会等多项活动。

老伴没出嫁的时候，经常和她姥爷去给达那巴拉烧纸上坟，因为达那巴拉是她姥爷的亲姥爷。乌且塔拉枫树有35万亩之多，属于原生态，秋风吹来，这里就成为了一片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红的似火，黄的如金，橙的像霞，像文人墨客感触的那样，漫步在其中，脚下是厚厚的落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秋日的浪漫。

每年举办的“枫树节”，招来八方来客，写诗的，照相的，作画的，给山村带来了欢乐，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草甘沙漠，处于县城甘旗卡东南方向，是一处融合了湖泊、沙漠、草原等多种自然风光的绝佳胜地。这里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景等待着你的发现。游人游玩的项目，除了欣赏当地旖旎的景色外，还可以参加一些刺激的活动，如越野自驾、骑马探险等。最高兴的事情是孩子们玩滑沙了，飞驰而下，风声与欢笑交织，留下瞬间的情影。此外，还有机会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科尔沁左翼后旗这片让人热泪盈眶的土地，是英雄上马的地方。这里有11500平方公里的秀丽山河，有39.47万蒙、汉、满、回等19个民族好儿女。这是我的故乡，血管里流淌着唐诗宋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花一朵，鲜艳美丽，芬芳迷人。

来吧，远方的朋友！为你敬酒，为你唱歌，为你跳舞。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总是情绵绵的，不知是谁起的头；握手，握了一次又一次，总是热乎乎的，不管是谁的手。这就是草原人的性格、气派和热情。

随笔

我的贴心“助教”

●春花

每晚在耳畔响起的，熟悉的“拖拉机”更让人安心？我在那个笨拙却真挚的句子旁画了个大大的星星，写下：“这个比喻真妙！老师也听说过这样的‘拖拉机’呢！”几番磨合，我们慢慢理解了彼此的边界。

第一回：它的“万能素材”与我的“身边故事”。

劳动宣传周要出黑板报。我给系统发出指令：“请提供适合小学生的劳动教育素材，强调亲身经历和情感体验。”瞬间，屏幕上弹出分类清晰的资源库：劳动故事、实践案例、互动建议。

但当我照本宣科地讲解时，孩子们的目光却渐渐游离。

“老师”，阿荣怯生生地举手，“这些故事很好，可是我们更想说说自己的事。”

我恍然大悟，转问道：“那你们都做过哪些让自己骄傲的活儿？”教室顿时热闹起来。呼斯乐说他帮爷爷修好了锄头，董亚涵说她种的南瓜结了果，最调皮的阿亚斯红着脸说，他第一次给在外打工的妈妈煮面，把盐当成了糖。“但



铝业加工(套色木刻) 王智成 作

诗歌

白桦与杜鹃花(组诗)

●原散羊

迷途的生还者

睁开眼睛，虚构的一天开始了
唯有如此揣测人世
他才能模仿松尾芭蕉的语气
写出短命的俳句：
即使在海日早山，当我听见杜鹃花鸣叫
我便思念海日早山……

月光照耀了一整个春天

因为你没来，山杏花便落了一地
而你创造的春天
在拯救我的家乡
谜一样的草，谜一样弯曲的河流

风暴中的云梯

溪流断了，就成了山的捷径
拾玉人逆流而上
女人和鱼被风暴带回洞穴
多余的云模仿梯子，亲吻被遗弃的倒影

春山比人们讲过的更幽深

山峦收紧溪流的脐带，杜鹃教会白桦唱歌
不能迁徙的事物最自由
它们互相帮衬，互为通道
在没有信号的山里，万物共用一个灵魂的局域网

不自由的造物者

创造一个春天，然后失去一整个春天
不能开花的人
带来了一座山的杜鹃花
山神被自己的影子遣返平原故乡

上游的冬天

由于不了解春风，我只能谈自己
我不是我的幸福
和你以为的影子不是影子的秘密
终于在五月，见到我才肯融化的冰，绑架了岸和石头

白桦拐杖

留给你的路太漫长，剩下的日子又不多
石头和桑树，深谙迷途知返的法则
愧疚的白桦支离又破碎
仍坚持以拐杖的身份，结束了两个人的长征

一个完整的春天过去了

远远的，在山坡田地的尽头
一棵树独自怒放
我们把车倒回去，一个接一个与她合影
花瓣落了一朵，落了来……

